

被人邀请去看一棵树，一棵古老的树。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，已被唐朝的地震弯折了腰，半匍匐着，依然不倒，享受着人们尊敬的注视。

我混在人群中直着脖子虔诚地仰望着古树顶端稀疏的绿叶，一边想，人和树相比是多么的渺小啊。人生出来，肯定是比一粒树种要大很多倍，但人没法长得如树般伟岸。在树小的时候，人是很容易就把树枝包括树干折断，甚至把树连根拔起，树就结束了生命。就算是小树长成了大树，归宿也是被人伐了去，修成各种各样实用的物件。长得好的树，花纹美丽木质出众，也像美女一样，红颜薄命，被人劫掠的可能性更大，于是很多珍贵的树种濒临灭绝。在这一点上，树是不如人的。美女可以人造，树却是不可人造的。

树比人活得长久，只要假以天年，人是绝对活不过一棵树的。树并不以此做人，爷爷种下的树，照样以硕硕果实报答那人的孙子或是其他人的后代。

通常情况下，树是绝对不伤人的。即便如前几天报上所载一些村民在树下避雨，遭了雷击致死，那元凶也不是树，而是闪电，树也是受害者。

树比人坚忍。在人不能居住的地方，树却裸身生长着，不需要炉火或是空调的保护。树会帮助人的，在饥饿的时候，人扒过树的皮以充饥，我们却从未听到过树会扒下人的什么零件的传闻。

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

□毕淑敏

很多书籍记载过这棵古树，若是在树群里评选名人的话，这棵古树是一定名列前茅了。很多诗人词人咏颂过这棵古树，如果树把那些词句都当作叶子一般披挂起来，一定不堪重负。唐朝的地震不曾把它压倒，这些赞美会让它扑在地上。

树的寿命是如此的长久，居然看到过姐己那个朝代的事情。在我们死后很多年，这棵古树还会枝叶繁茂地生长着。一想到这一点，无边的嫉妒就转成深深的自卑。作为一个人活不了那么久远，伤感让我低下头来，于是我就看到了一棵小草，一棵长在古树之旁的小草。只有细长的两三片叶子，纤细得如同婴儿的睫毛。树叶缝隙的阳光打在草叶的几丝脉络上，再落到地上，阳光变得如绿纱一样飘浮了。



这样一株柔弱的小草，在这样一棵神圣的树底下，一定该俯首称臣毕恭毕敬了吧？我竭力想从小草身上找出低眉顺眼的谦卑，最后以失望告终。这棵不知名的小草，毫无疑问是非常渺小的。就寿命计算，假设一岁一枯荣，老树很可能见过小草5000辈以前的祖先。就体量计算，老树抵得过千万小草集合而成的大军。就价值来说，人们千里万里路地赶了来，只为瞻仰老树，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探望小草。

既然我作为一个人，都在古树面前自惭形秽了，小草你怎能不顶礼膜拜？我这样想着，就蹲下来看着小草。在这样一棵历史久远声名卓著的古树身边为邻，你岂不要羞愧死了？

小草昂然立着，我向它吐了一口气，它就被吹得蜷曲了身子，但我气息一尽，它就像弹簧般伸展了叶脉，快乐地抖动着。我再吹一口气，它还是在弯曲之后怡然挺立。我悲哀地发现，不停地吹下去，到我气绝倒地的一刻，小草却安然。

草是卑微的，但卑微并非指向羞惭。在庄严的大树身旁，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都可以毫不自惭形秽地生活着，何况我们万物灵长的人类！

大家V微语

动人的一课

□斯坦·弗来格

●我10岁的小女儿萨拉曾给我上了一堂有关勇气的课。萨拉一只脚先天肌肉萎缩，不得不依靠支架活动。一个明媚的春天清晨，她回家对我说她参加了户外运动比赛——一个包括跑步及其他竞技项目的比赛。

●看着她的腿，我飞快地转动脑筋，想说些——正像许多名教练在队员面临失败时所讲的那样——鼓励我的小姑娘的话。然而我的话还未出口，萨拉仰起头说：“爸，我跑赢了两场比赛！”

●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！萨拉接着说：“我比他们有优势。”

●啊哈！我明白了，她肯定是可以比别人先跑几步，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得此照顾……可是我正要发话，萨拉又说：“爸爸，我没有先跑。我的优势是我必须比她们努力得多！”

●这就是勇气！这就是我的女儿萨拉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我和我爸

□兰德斯

4岁：我爸无所不能。
5岁：我爸无所不知。
6岁：我爸比你爸聪明。
8岁：我爸并不是无所不知。
10岁：我爸长大的那个年代跟我们非常不一样。
12岁：哦，好吧！自然的，爸对这件事毫无所知。他太老了，所以记不得他的童年。

14岁：别太在意我爸。他是个老古板！
21岁：他？我的天，他的陈腐实在无可救药！
25岁：爸对我所知甚少，但他在我旁边这么久，他实在应该知道。
30岁：也许我们该问问老爸怎么想？毕竟他经验丰富。
35岁：除非我和老爸谈过，否则我不

做任何事。
40岁：我怀疑爸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。他如此有智慧，又拥有整个世界的经验。
50岁：如果爸还能在这儿让我跟他讨论事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我不能欣赏他的聪明真是再糟不过的事。我本来可以向他学到很多的。

城市笔记

听水图

□周语

每次在城市里的写字楼，看着远处的河流，我都会进入沉思，一种类似于冥想的寂静状态。仿佛玻璃和钢铁铸就的摩天大楼，就是一片原始森林，我的呼吸暂时停止，时间和光线开始隐没，只有河流在平静地流淌。

我喜欢骑着单车，或者徒步，在成都的街头穿梭往来，寻找这个城市最古老的事物。我喜欢追随那些古老河流的流向，寻找它们的源头和支流。

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最古老的事物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、陶器或者来自大凉山、川西北的某个造型奇特的器皿，而是离我的书房不远处的一条河流。尤其是，当你从高处俯瞰它们，飞鸟从头顶掠过，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湖面，能够映照出你的一切烦躁和不安。

也许，这就是我对河流如此沉迷的原因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有着追逐河流的经验，你就会懂得聆听这流水的美好。这些河流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称呼，但是它们拥有同样的呼吸、心跳和记忆，同属于一个家族，拥有同样的族谱，它们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，总是充满了力量。

在田野或都市里，追逐河流是一种难得的生命体验。我从犀浦出发，沿着河道两侧的小路飞驰，时间和空间也在闪退。河流，这古老地质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血脉，与我们的记忆、身体和基因已经密不可分，它们是活着的，从来不曾死去，它们是守护者，只是我们很少会注意它们。

我注意到书房附近的清水河，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。光从西南天际洒下来，走在清水河畔，或者停下来静坐片刻，水声从身后的树林里传来，流水就这样自然地与我相遇。这条清水河，它的流水来自西北部的都江堰，再往上游，就是古老的岷江水，它比我拥有的任何事物都古老。

岷江的流水，从远古时代的山脊垂落，随风而来，穿过松潘、汶川、都江堰，注入成都，这就是清水河了。清水河穿过成都的大街，再向南汇入岷江，跟随江水南下，在乐山、宜宾再汇合众多的河流汇入长江，它的路线可谓曲折盘旋。坐在清水河边，静听流水的呜咽和轰鸣，玉兰树、黄葛树、梧桐和水杉的气味也在我的胸膛中流动，岷山的流水与我的呼吸此起彼伏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这种熟悉的力量都让我异常清醒。

听着这些流水声，我才能真正地安静下来，一切烦躁得以疗愈，一切尘劳得以净除。如果有时间，在你喜欢的城市，就这样坐下来，听一听古老的水声，我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，宛如回到那远方的故乡，身心俱静。

海

□苗德志



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、评论家、齐白石艺术优秀传承人。辽宁省社科院美术中心研究员，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，辽宁省侨联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多件作品被外交部、中国侨联作为国礼馈赠中国驻外使领馆，曾荣获“中美文化交流形象大使”荣誉称号。

谈天说地

甜点

□王鼎钧

有人说，爱情就好像在海边捡石头，每个人都去捡他喜欢的那一颗。一旦捡到了，高高兴兴把它带回家去，好好对待它，从此不要再到海边去。

据说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弟子，爱情就像捡麦穗，从田地的这一头到那一头，只准走一趟，也只准捡一棵。他的弟子因此错过所有的机缘，空手而归。

他们说的是择偶，择偶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，叫作爱情。捡石子也好，捡麦穗也好，忽然有一块石头，一棵麦穗，在你眼里放大了，放光了，你发烧了，战栗了，用作家钟晓阳的话来形容：“她的视野日渐狭窄到只容他一人，他背后的东西她完全看不见，一切远景都在他身上，甚或没有远景，他就是她的绝路。”这才是爱情。爱情发生了，就一定可以捡到自己喜欢的石头。

木心说：“爱情，不来不好，来了也不好，不来不去也不好，

来来去去也不好。爱情是麻烦事儿。”

爱情是我们内心深处千回百转，不舍昼夜。爱情是热病？爱情是甜点？爱情是患了热病的人吃几口甜点。

所以恋爱带来痛苦，失恋也带来痛苦，失恋也是热病，但是没有甜点了。失恋向相反的方向变化，本来是膨胀，现在是萎缩，本来是兴奋，现在是沮丧，本来是敏感，现在是麻木，本来是乘法，现在是减法，减到零还不停止。

热病会痊愈，会留下后遗症，后遗症里头有养分，我们壮大起来。爱情功同再造，你两世为人，失恋也是一种隐秘的幸福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刘放
版编辑：赫巍利
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